

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中的互动话语词块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许家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许宗瑞

提要:本研究将语料库方法的定量分析与话语分析的定性手段相结合,运用中间语对比分析法,借助中国大学生的COLSEC和英语本族语者的ICE-GB-Spoken两个英语口语语料库,从话语形式和互动功能方面考察了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互动话语词块”的使用与英语本族语者之间的异同。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在互动话语词块使用方面,呈现出表达形式单一、受汉语影响的简单对译、自我中心、直率生硬等缺乏人际互动技巧的倾向。

关键词: 互动话语词块、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话语分析、口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07)06-0437-7

1. 研究背景

WordSmith、AntConc等工具的出现,使得从大规模语料中自动提取词块变得非常容易。这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近年国内外词块研究的热潮。早在20多年前,Pawley & Syder(1983: 205)就指出,英语中存在大量词汇序列(sequences)。这种词汇化的句子片断(sentence stems)构成了语言研究中的两个谜题(puzzles)。他们认为从母语理解和产出来看,大量预制语块的存在是达到或接近母语水平的语言成分提取(nativelike selection)和流利表达(nativelike fluency)的关键。换言之,熟练掌握一门语言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掌握惯例化句子片断的多少。

Pawley & Syder(1983)所谈的词汇化结构单位,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冠以不同名称,如:词块(chunk)(Sinclair 1991)、词汇短语(lexical phrase)(Nattinger & DeCarrico 1992)、词束(lexical bundle)(Biber et al. 1999, 2004; Cortes 2004)、词丛(cluster)(Scott 2004)、程式化序列/表达(formulaic sequence/expression)(Wray 2000; Lancker-Sidtis & Rallon 2004)、短语结构

(phraseology)(Renouf 1992; Stubbs 2002)。其他常见于文献的不同说法还有:预制语块(prefab)、多词单位/表达(multi-word unit/expression)、复现词组(recurrent word combination)等。另外,计算语言学领域常用的“n元结构”(Ngram)也是同义术语。

可见,同其他热点研究课题一样,词块研究也存在术语不一、核心概念界定分歧的问题。相关讨论可参见Wray(2000)和濮建忠(2005)。本文主张,所谓词块是指在语料中出现频率相对较高,能表达相对完整意义的两词以上的连续词语组合,比如I think, if I were you等。如Sinclair(1991)、Nattinger & DeCarrico(1992)、Wray(2000, 2002)所言,词块是作为整体表征、提取和产出的,构成一个格式塔,因此不宜将它们视作单个单词的组合。这些作为整体存储和提取的“形式-功能统一”(form-function composite)(Nattinger & DeCarrico 1992: 11-17)有利于减轻交流中的认知负荷。基于这些认识,本文将结合话语分析研究成果,采用语料库的方法着重考察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表达中起互动交流作用的词块的使用状况。

本研究中讨论的词块是中国学生生产出的所有词块

^{*} 本研究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课题(06012)“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和全国基础外语教学研究资助金项目(JJWYYB2006018)资助。本文分析部分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光前教授指点,特此致谢。

的一个子集,这里称为“互动话语词块”(discourse management chunk,以下简称“互动词块”)。互动词块是说话人为达到话语互动和连贯而经常使用的短语。它们在维系话语互动方面至关重要。

de Cock(1998)曾提出有关口语词块的建议性研究方法,但并未开展实证研究。主要因为这种方法需要大量人工判断和手工筛选工作,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最近一些研究,如 Camiciottoli(2004)、Pulcini & Furiassi(2004)、Simpson(2004)¹,基本上是从选定的有限的短语出发进入语料中检索,而不是通过语料库总体提取,然后按频率高低选择最常用的结构进行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反映语料中词块的实际使用状况。近几年国内也涌现了很多有关中国学生口语中词块使用情况的研究成果,如:何安平、徐曼菲(2003)、卫乃兴(2004)、张建琴(2004)、王立非、祝卫华(2005)、卫乃兴、王晓婷(2005)等。

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是:1)只关注某些或某类互动词块的使用情况,且多限于两词词组,如 I think、you know 等。3词及以上的互动词块关注较少;2)所考察的词块往往不是从语料库中自动提取的,而是事先主观选定一组词块,然后到语料中提取。鉴于此,本文采取先计算机自动提取再辅以手工筛选的方法来获取互动词块。这种做法符合前文对词块的理解:它是一种经由话语使用者频繁使用而动态浮现(merge)(参见 Hopper 1987)的语言结构。这些结构在不断使用中逐渐成为一种结构功能统一体。它们在动态口头话语中起到互动连贯和标示主观性(subjectivity)及互为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作用。这是本研究着重考察互动词块的用意所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由于希望将中国大学生口语中的互动词块与英语母语者口语中的互动词块加以比较,以发现学习者口语互动词块方面的问题,本研究采用中间语对比分析(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的方法(Granger 1996; Granger et al. 1998, 2002)。在分析中,为避免当前学习者语料库研究过分依赖过度使用(overuse)和使用不足(underuse)的频率数据的弊端,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计算机自动提取的定量分析和研究者手工甄别的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结合了口语话语分析的成果。

2.2 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相对英语本族语者,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中互动词块的使用在形式和功能表现上是否有系统性差异?如果有,它们的表现如何?

2.3 语料及工具

本研究中用到的语料包括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 COLSEC(杨惠中、卫乃兴 2005)以及英语本族语语料库 ICE-GB 口语部分。COLSEC 语料库为非英语专业口语考试(CET-SET)的转写材料,语料的话语类型包括师生晤谈、学生讨论和师生讨论3种。COLSEC 的库容为 618,648 词次。本文用作参照语料库的 ICE-GB-Spoken 是“国际英语语料库”英国部分的口语子库,该部分语料可视作一个取样较均衡的通用型口语语料库,库容达 619,900 词次。两个口语语料库容量大体相当,具有较高可比性。本研究使用 Word-Smith Tools 进行词块提取。

2.4 词块的界定

本文认为:词块是结构相对完整,使用达到一定频率,能表达某种意义的连续词语片段。据此,本研究在提取词块时,设定了以下4个标准:

(1) 词块长度

词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构成。本研究中我们只关注3—6词的词块。

(2) 词块频率

参照 Biber et al. (1999) 的设定,本研究把3—6词词块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最低频率分别设为:7、7、4、4次。这种基于经验的设定并没有特定的统计学依据,只是为了得到合理数量的词块,即数量不宜过多,同时能得到语料中的典型词块。

(3) 词块连续性

我们认为词块是在语料库中连续出现的词语片段。在这一点上 Biber et al. (1999) 也持相同观点。比如说 and, I think 或 and... I think 都被视作完整词块。因此,内部间隔有标点的词块本研究中忽略不计。

(4) 词块结构和意义

词块具有良好的语法结构且表达一定的意义(濮建忠 2005),所以须去除检索结果中语法结构不完整或意义表达相对不完全的噪音序列。因为通过语料库工具提取出来的词块是完全依据频率得出的,因此不可避免会有 is in the, It is not, I think he 等不自足的结构。

2.5 互动词块

2.5.1 互动词块的特点

本研究中,话语互动词块指的是说话人为达到人

际互动和话语连贯经常使用的词块,如 I think, as for me, in my opinion 等。这一简单定义点出了互动词块的超常频率和互动功能表达这两项主要特征。

从实际语料看,互动词块除 2.4 节提及的特征外还有以下特点:

语言形式上,往往包含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和 think, believe 等认知型动词。这样的语言形式有利于引发说话人之间的互动。话语功能上,互动词块起到对话轮和话题的开启、持续、承接的作用,可以表达和暗示说话人的态度,可以帮助促成会话双方的互动,提示话题或信息焦点。

2.5.2 互动词块的自动提取和人工筛选

本研究中,获取词块的总体原则是先基于频率自动提取,然后剔除结构、意义不完整的词块和非互动词块(如 a lot of, more and more 等)。具体步骤如下:先对 COLSEC 和 ICE-GB-Spoken 的语料文本分别进行 3—6 词词块的自动提取²,最低频率分别为 7、7、4、4。结构和意义不完整的词块以及非互动词块被手工删除。另外,在提取词块时存在重复计数的问题,比如 I think 单独使用和包含在 and I think so, and I think that, and I think of 词块中的 I think 都会被计数,因此要得到 I think 独立使用的次数必须减去后面三种情况中的出现次数。

此外,手工筛选还考虑到了 3 个方面的因素:1) 在 COLSEC 语料中包含考官的话语,因此检索时要忽略语料中 < interlocutor > 和 < /interlocutor > 之间的部分;2) 如果互动词块出现在引述的话语中,这种非会话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词块也必须删除;3) 在两个语料库中填充停顿出现非常多(COLSEC 中转写为 er, mm, erm 等;ICE-GB-Spoken 中转写为 uh, uhm 等),为便于比较,语料中所有填充停顿都被 FP 代替。这样便得到以 COLSEC 为代表的中国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以及 ICE-GB-Spoken 中的英语本族语者口语中的 3—6 词的话语互动词块及其频率。由于全表过长,本研究只取每组频率最高的前 50 个互动词块,不足 50 的取其实际数量³。

3. 数据分析及讨论

3.1 互动词块的类型和数量

数据显示,COLSEC 中 4 词、5 词互动词块的类型都达 50 以上,而 ICE-GB-Spoken 中 4 词、5 词词块的数量都不足 50。在 6 词方面,ICE-GB-Spoken 中所使用的词块的数量也没 COLSEC 多。由此可见,在相同话语量(库容)情况下,中国大学生使用的的话语词块类

型要远多于母语者。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学生过于依赖这些互动词块;而母语者则会因时因地灵活使用不同的互动词块。这如同中国英语学习者词汇丰富度(lexical richness)不足一样,他们的互动词块丰富度(chunk richness)也一样严重不足。中国大学生互动词块使用的贫乏可以通过表 1 中的型次比和标准化型次比数据更准确地看出。

表 1. 互动词块的类型和数量(3 至 6 词的前 50 词块)

语料库	互动词块 型符数	互动词块 次数	型次比	标准化型次比 (百万词次)
COLSEC	154	9942	0.015	0.024
ICE-GB-Spoken	105	2882	0.036	0.058

在前 50 互动词块中(如表 1 所示),ICE-GB-Spoken 中互动词块标准化型次比是 COLSEC 的 2.4 倍。这说明英语母语者使用互动词块的丰富度要明显高于中国大学生。

若是再仔细观察互动词块的形式特征,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多具有包孕关系。如 I think 包含在 and I think, I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等当中。这种情况在中国大学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于是,我们把所有词块按照类型进行归类,得到如下结果:

表 2. 同源互动词块数量比较

语料库	互动词块 型符数	合并后互动词块 型符数	比率
COLSEC	154	53	2.91
ICE-GB-Spoken	105	52	2.02

这表明平均每 3 个左右(2.91)的 3—6 词 COLSEC 互动词块中都属于同源词块,而平均每 2 个左右(2.02)的 3—6 词 ICE-GB-Spoken 词块中同属一族。可见虽然中国学生口语中互动词块总数及高频词块都远超英语本族语者,但他们所使用的词块类型比较单一,不如英语本族语者丰富。

3.2 中国大学生互动词块的形式特点分析

通过上面的频率对比和分析,中国大学生互动词块的主要形式特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形式单一

中国学生明显过度使用某些常见互动词块(如 I think)。这说明中国大学生的产出型话语结构匮乏,也表明中国学生在互动词块掌握有限的情况下,常采取最保险的做法(特别是在考试中),不断使用 I think。但这

往往会让听话人觉得单调乏味甚至觉得很不得道。导致互动词块不够地道的另一个因素极可能是汉语影响。

第二、简单对译

很多互动词块都有汉语的痕迹。其中有很多正迁移的对译词块(如:I can give you an example),还有很多负迁移的对译词块(如:I also think,how to say,I should say,as we all know that)。数据显示 COLSEC 中约有 40% 是英语母语者不用或少用的词块。

第三、自我中心

过多使用 I think 这一族同源词块,类似的互动词块计 6,467 次,占整个 COLSEC 互动词块(10,147 次)的 64%。而本族语者互动词块中 I think 族的 909 个词块中占整个 ICE-GB-Spoken 互动词块 3,028 个的 30%。卡方检验也说明,在 0.0001 显著性水平上,卡方值为 4173.02,远大于 15.14 的临界值。所以在 I think 的使用上中国大学生与本族语者有着显著差异。

表 3. COLSEC I think 族互动词块(部分)

3 词词块	频率	4 词词块	频率	5 词词块	频率
I think FP	1140	FP I think FP	178	But I don't think so	14
So I think	1008	So I think FP	127	In my opinion I think	13
And I think	901	And I think FP	112	FP so I think FP	11
FP I think	854	I don't think so	111	And I also think that	10
But I think	531	FP so I think	75	FP and I think FP	10
I don't think	280	FP and I think	58	FP I don't think so	8
I think so	178	But I think FP	50	So FP I think FP	7
I think that	160	But I don't think	41	FP because I think FP	5
I think maybe	80	So FP I think	41	I think first of all	5
First I think	37	Because I think FP	31	I think in my opinion	5
Also I think	36	And FP I think	26	I think to some extent	5
Maybe I think	35	And I think that	26		
I also think	30	FP because I think	26		
I think first	25	And so I think	25		

表 4. ICE-GB-Spoken I think 族互动词块

3 词词块	频率	4 词词块	频率	5 词词块	频率
and I think	163	I mean I think	32	I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7
I don't think	163	I don't think so	29	I mean I think that	4
I think that	116	and I think that	24		
but I think	65	I don't think that	23		
FP I think	52	but I don't think	19		
well I think	46	I think that FP	7		
I think FP	42	you know I think	7		
and I thought	41				
I think so	35				
so I think	34				

从表 3 和表 4 不难发现,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互动词块呈现明显多用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特点。这姑且可称为会话中的“自我视角”(I perspective)。除 I think 这一族为数众多的互动词块外,还有像 in my opinion,I want to say,It's my turn,That's my opinion,I don't agree 这样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词块。虽然这种状况的可能诱因是 CET-SET 考试鼓励学生多发言,多表达观点,参与会话有关。但总体而言仍然显示中国学生在口头互动交流时能力不足。这种“自我中心”互动词块比例之高足以引起英语教学研究人员的重视。

相反地,英语母语者在充分表达自我观点的同时,还十分注重考虑他人感受,采取“对方视角”(you perspective)。比如,他们较多使用 you can see that,you know I mean。这种表达习惯给予了听话人充分尊重,因而显得较为礼貌。而且在使用 I think 族互动词块时,他们也还会使用 and I thought 和 I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等含过去时态的表达方式,委婉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都是语用能力的体现。下一节我们将着重讨论中国大学生在词块使用方面的话语功能表现。

3.3 中国大学生互动词块的话语功能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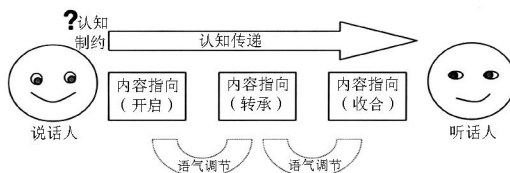


图 1. 互动词块功能表征示意图

根据对两个语料库中前 50 的互动词块的功能划分,我们归纳出互动词块功能分布框架(见图 1)。这是一个以说话人为中心的(speaker-oriented)功能描述方案。上方向右的箭头表明通过这一类互动词块将自己的认知状态(知道与否、确定与否、同意与否)传递给听话人;中间的三个方框表示在信息量比较丰富的时候,信息片段之间需要一些互动承接成分,以达成起承转合的作用;下方的两个扇环表示现场即席的口头交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话人的语气情态;而情急之下还需要一些填充手段来保证交流不致中断,左上方问号即是此意。具体说来,这些功能包括以下 4 类:

A) 认知传递互动词块(Cognitive DMCs)(如:肯定、否定自我或对方):例如,I think,I don't know,you can see that,thank you very much 等。

B) 内容指向互动词块(Referential DMCs)(如:起承转合、引语手段):例如,first of all,by the way,and so on 等。

C) 语气调节互动词块(Tone-modifying DMCs)(如:模糊限制语、纯粹语气):例如,sort of,more or less,or something like that,if you like,oh my god 等。

D) 认知制约互动词块(Cognitive constraint DMCs):例如,(部分)I think,you know,well I mean 以及中国学生的 how to say 等。但在本文中因缺少声音资料,很难真正区分出认知制约类词块,所以这里举出的有些例子分析时仍主要视作认知传递类词块。

话语互动词块作为一个多维范畴包含以上 4 个层面。它们可看作从认知到认知制约的信息递减的连续统。在这个连续统上,我们将对比一下中国大学生与英语本族语者之间的异同。

表 5. COLSEC 和 ICE-GB-Spoken 互动词块功能分布及比较

功能类别	COLSEC	ICE-GB-Spoken	卡方值
认知传递类	9088 (91%)	2056 (71%)	4410.64
内容指向类	593 (6%)	492 (17%)	9.41
语气调节类	43 (1%)	334 (12%)	222.42
认知制约类	218 (2%)	0 (0%)	/

(注:临界值为 6.63, $p = .01$)

从表 5 的功能分布看,中国大学生在口头话语能力的体现上远逊于英语母语者。我们据此初步归纳出以下两方面问题:

第一、直率生硬

这么概括看似危言耸听,然而从英语母语的听话人角度来考虑,中国学生这方面的确很成问题。中国

学生礼貌表达方面的不足还可从他们赞同或反对他人观点方面得到印证。如中国学生会直接说 I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 和 I quite agree with you,而在英语本族语者的互动词块中,却没有一个包含 agree 的互动词块。除了 I don't think so 这样的比较直接的说法,他们会说 But it seems/~ ed to me that,and it looks as though,as far as I can see 及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等委婉方式。并非说英语本族语者不会抢话和言辞激烈,进入本文讨论的互动词块都是达到一定频率的表达法,换言之,是大家共同掌握的一些常用表达。

第二、缺乏技巧

中国学生话语互动能力的另一个不足表现在会话中的修补和确认策略方面(repairing and confirming strategies),他们往往“慷慨陈词”、“直抒胸臆”。而英语母语者在自我的会话管理方面表现得形式多样、策略自如。在 ICE-GB-spoken 中,起修补和确认作用的互动词块中有 I mean,I was (just) going to say,that is to say,do you see what I mean,you know/see what I mean 等丰富的表达法。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缓和语气的说法,譬如:something like that,more or less,things like that,sort of 等。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中话语互动词块的典型问题。分析表明中国大学生在英语互动表达方面能力十分有限,形式和策略都比较单一。词块使用呈现出类型单一、功能单调,且绝大部分互动词块不为英语本族语者所用。在地道性和得体性方面普遍存在问题。

4. 余论

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自身局限。首先,本研究关注的只是互动词块,要考察整个话语互动还需考虑其他诸多因素,比如口头话语的韵律特征、遣词、上下文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等;其次,所用的中国学生口语语料库(COLSEC)是考试中学生英语口语表达的录音转写,考试因素必然会对学生互动词块的使用产生影响;另外,由于缺少录音资料,我们只能通过转写文本对互动词块进行功能分类,而在真实话语交际中,韵律特征往往对话语功能的确定起到决定性作用。尽管如此,现有的对中国学生互动词块使用状况的描述和分析已足以提供给英语口语教学很多启示了。

事实上,对于英语听力、口语中的(互动)词块的教学研究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受到重视,还与之相伴而生了所谓“词汇中心教学法”(the Lexical Approach)(Willis 1990; Lewis 1993, 2000; Nattinger &

DeCarrico 1992)。具体来讲,我们可以借助语料库方法,将中国学生口语中出现的类似的互动词块的问题精简归纳出来,让大家知晓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提高他们的感性认识。另外,从语料库中得出的话语互动技巧,经过总结后还可写入大纲,并适当结合到教材和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去。其实这部分词块对词汇量需求并不大,但如能够活用,则可以事半功倍。

我们认为,语料资源可转化为教、学、编三个方面的实践资源。

针对学生的“当面对质型”使用:分门别类归纳出学生最典型的互动词块问题后让学生直接面对自己错误,然后对照英语母语语料的例子,“以正视听”。

针对老师的“对症下药型”使用:通过语料找出学生的典型问题,在练习和活动设计时的放矢。比如:某单元要学 I mean 这个词块,教师根据经验,担心学生可能会误用这个词块,便可以通过母语和学习者语料库检索,求证关于这个词块的用法和学生的错误。

针对教材编者的“轻重缓急型”使用:通过归纳和发现错误类型,并将其按典型性加以排序,在教材编写中,首先要解决学生最常犯的词块错误,然后是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有些因为中英文比较对应,则学生一般不太会犯错,做一般讲解即可。

附注:

1. Simpson(2004)的研究方法同本研究最为接近,但该研究有选择地挑选了一些起语用功能的词块,而非从整体上讨论起话语互动作用的词块。
2. 在 ICE-GB-Spoken 语料库中,I 'm ,you 're 中的缩写符号和 I、you 中间留有空格,检索时会分为两个词。这种空格被批量去除,以保证 ICE-GB-Spoken 同 COLSEC 中转写规范一致,避免统计误差。
3. 前 50 几乎涵盖提取出的所有母语互动词块和 80% 强的中国学生互动词块,基本可以代表语料中的典型互动词块。

参考文献

- Biber, D. et al. 1999.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 Biber, D. et al. 2004. If you look at...: Lexical bundles in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textbooks [J]. Applied Linguistics 25(3): 371-405.
- Camiciottoli, B. 2004. Walking on unfamiliar ground: Interactive discourse markers in guest lectures [A]. In A. Partington et al. (eds.). Corpora and Discourse [C]. Bern: Peter Lang, 91-106.
- 442 ·

- Cortes, V. 2004.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3(3): 397-423.
- de Cock, D. 1998. A recurrent word combinatio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mulae in the speech of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3(1): 59-80.
- Granger, S. 1996. From CA to CIA and back: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puterized bilingual and learner corpora [A]. In K. Aijmer et al. (eds.). Languages in Contrast: Text-based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C].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37-51.
- Granger, S. (ed.). 1998. Learner English on Computer [C]. London: Longman.
- Granger, S. 2002. A bird's-eye view of learner corpus research [A]. In S. Granger et al. (eds.). Computer Learner Corpor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3-33.
- Hopper, P. 1987. Emergent grammar [J].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3: 139-157.
- Lancker-Sidtis, D. & G. Rallon. 2004. Tracking the incidence of formulaic expressions in everyday speech: Methods for class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4(2): 207-240.
- Lewis, M. 1993. The Lexical Approach [M]. Hove: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 Lewis, M. (ed.). 2000. Teaching Collocation [C]. Hove: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 Nattinger, J. & J. DeCarrico. 1992.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UP.
- Pawley, A. & H. Syder. 1983. Two puzzles for linguistic theory: Native-like selection and native-like fluency [A]. In J. Richards & R. Schmidt (ed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C]. New York: Longman. 191-226.
- Pulcini, V. & C. Furiassi. 2004. Spoken interaction and discourse markers in a corpus of learner English [A]. In A. Partington et al. (eds.). Corpora

- ra and Discourse [C]. Bern: Peter Lang. 107-124.
- Renouf, A. 1992.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A pilot study of the phraseology of the core words of English [A]. In G. Leitner (ed.). *New Directions in English Language Corpora: Methodology, Results, Software Developments* [C].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01-317.
- Scott, M. 2004. *Oxford WordSmith Tools 4.0 Manual*[Z]. Oxford: OUP.
- Simpson, R. 2004. Stylistic features of academic speech: The role of formulaic expressions [A]. In U. Connor & T. Upton (eds.). *Discourse in the Professions: Perspectives from Corpus Linguistics*[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37-64.
- Sinclair, J. 1991.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M]. Oxford: OUP.
- Stubbs, M. 2002. Two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studying phraseology in Englis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7(2): 215-244.
- Willis, D. 1990. *The Lexical Syllabus: A New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M]. London: Collins ELT.
- Wray, A. 2000. Formulaic sequ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Principle and practice [J]. *Applied Linguistics* 21(4): 463-489.
- Wray, A. 2002.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CUP.
- 何安平、徐曼菲, 2003, 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 Small Words 的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6): 446-452。
- 濮建忠, 2005, 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词块: 问题、对策及思考 [OL]。http://home.htu.cn/fl/clweek/pujz/chunks.ppt (2006年10月10日读取)。
- 王立非、祝卫华, 2005,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研究 [J], 《外语研究》(3): 40-45。
- 卫乃兴, 2004, 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初始研究 [J], 《现代外语》(2): 140-149。
- 卫乃兴、王晓婷, 2005,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中的词块特征分析 [A]。载杨惠中、卫乃兴(编), 2005。59-69。
- 杨惠中、卫乃兴, 2005, 《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建设与研究》[C]。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张建琴, 2004, 中国高、中、初级英语学习者词汇短语使用的对比研究 [J], 《外语界》(1): 10-14。
- 收稿日期: 2007—05—21;
本刊修订, 2007—10—30
- 通讯地址: 100089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许家金)
230026 安徽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语系(许宗瑞)

第三届中国外语教学法国际研讨会征文通知

“第三届中国外语教学法国际研讨会”将于2008年3月28日至30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

大会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外语教学: 创新与发展”。现征求以下各方面论文: 1) 外语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观念与外语教学新理念、手段、方法、教材和师资关系的探讨; 2) 现代教育技术使用(网络、计算机辅助和多媒体)与提高外语教学效率的探讨; 3) 基于学习者语料库开发的测试、教材和教学活动探讨; 4) 不同类型的外语教学项目设计、实施和评估探讨; 5) 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6) 各类外语新教材编写、课程(大纲)设计的探讨; 7) 各类外语专门课程教学法的探讨; 8) 针对外语教学研究方法开展的批判和创新探讨; 9) 最新语言学理论和外语教学方法论关联的探讨; 10) 基于实证研究的外语教学理论和微观外语课堂教学法应用探讨。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汉语。

有意参会者请于2007年12月20日前将论文及个人信息(含所在单位、所教语种、联系地址、电话号码和E-mail)寄至大会组委会: 200083 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三届中国外语教学法国际研讨会组委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 (86) 21 - 65428853; (86) 21 - 65311900 - 2825 传真: (86) 21 - 65428853

E-mail: yjsy-shisu@126.com; flt@shflt.com 网址:// www.shflt.com

spoken corpus, by YANG Ya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p. 431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oral adverbials and the use of the simple past tense based on the spoken Englis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 (SECCL).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temporal adverbial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simple past variation. The types of temporal adverbials, however, are found to have a direct bearing on it. It is also foun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temporal adverbials play differential roles in the use of the simple past tense. Temporal adverbials of sequence (TAS), temporal adverbials of position (TAP), and temporal adverbials of contrast (TAC) are found to call for the simple past tense while temporal adverbials of quantity (TAQ) are found to hinder it. On the whole,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of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tense and aspect acquisition and the functional hypothesis proposed by Young (1993).

Discourse Management Chunks in Chinese college learners' English speech: A spoken corpus-based study, by XU Jiajin & XU Zongrui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 Beijing 100089, China), p. 437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Discourse Management Chunks (DMCs) between Chinese non-English major college students' (represented by the COLSEC corpus) and Britis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represented by the ICE-GB-Spoken corpus) English speech.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have laid bare Chinese learners' incapability to produce formally diversified and functionally appropriate interpersonal chunks. Unlike the overall preference for interpersonal indirect politeness strategies us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Chinese learners cling to literally translated chunks from Chinese and overuse the self-centered "I think" type of chunks which downgrades their discourse interaction to an ineffective and impolite mod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A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 —With Comments on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by XU Jun & ZHU Yub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 Nanjing 210093, China), p. 451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new method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Then it will proceed to introduce and comment on the ground-breaking work,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with a view on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China.

Principles for the compiling of an English Collocation Dictionar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Kenkyusha Dictionary of English Collocations, by CHEN Guohua & WANG Wei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 Beijing 100089, China), p. 468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Kenkyusha Dictionary of English Collocations created the macro-structure of selecting only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as headwords and treating nouns as the base in collocations involving verbs and adjectives, and the microstructure of classifying and arranging collocations by collocation structure and alphabetical order. The new edition of Kenkyusha differs from its predecessors mainly in a greater number of collocates and in presenting syntactic combinations. The authors of this review article argue: (1) that the criterion for differentiating a collocation from a free combination should be that a collocating item does not have a predictable foreign language counterpart; (2) that adverbs and prepositions should be included as headwords; (3) that collocations of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included as a separate category; (4) apart from nouns, an item that has a narrower sense and is less frequently used in the collocation can also serve as base. The article agrees with Palmer that collocation dictionaries should "serve as learning and teaching handbooks rather than as crutches to lean on in moments of linguistic crisis" and proposes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rner's dictionary should be a collocation dictionary as well.